

/洛城笔记/

冷暖

□赵伟民

我第一次见到她,是在医院住院部一楼大厅的角落。

正是早饭时间,正月天冷得让人直哆嗦,她坐在冰冷的长凳上,正把双脚放进一个塑料袋里,边上是一双被雪水浸透了的黄胶鞋。她裤脚卷起,露出断了线的毛裤,我不由得多看了她一眼:上身是一件打着补丁的黑蓝色老式斜襟棉袄,头上包着一条大枕巾,额前散乱的头发遮挡住了沟壑纵横的脸。

大概是发现了我,她微微抬起头,松弛的眼帘、大大的眼袋,还有茫然的目光……

提着饭缸走出病房楼的大门,外面浓云低沉,寒风逼人,房顶上的积雪偶尔坠下几片,我一边闪躲,一边想,那老人是谁?怎么独自坐在那儿?是她的亲属在住院,还是她自己来看病?她吃早饭了吗?待回来了去问问她吧,怪可怜的……

我急匆匆地打好饭菜回到病房楼,一掀开厚厚的门帘,就朝角落望去,她如雕塑一般坐在那里。哦,原来她是用塑料袋装了热水在泡脚啊。我正要上前,手机忽然响了,是老婆打来的。还是先给老婆送饭,一会儿再下来看她,顺便给她捎个脸盆吧。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到病房,与老婆说起此事,老婆说:“我自己能吃饭,你赶紧下去问问,看能不能帮帮她!”

我带着脸盆下楼,又去开水房打了一盆热水,直奔大厅的那个角落,还没走到,就见——

“来,我刚买的包子,你先吃个。”一个中年妇女的身影出现在那个角落。那妇女四十多岁,穿一件枣红色羽绒服,皮肤黝黑,看起来很累的样子。

“你看看你,这么冷的天,不在家烤火,出来干啥?咋还洗头?一身都是水!”她唠叨着,伸手去拂老人肩头和胸前的水珠。

老人并未理会妇女的话,仍旧用一条粗糙的毛巾蘸着热水擦头发。妇女见老人不说话,便一把夺过毛巾,蹲下,在热水中搓了几把,使劲拧干,一手托着老人的头,一手轻轻擦拭老人稀疏花白的头发,一边继续埋怨着:“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,还一大早出来捡破烂,看把鞋跳湿成啥了,你泡泡脚也就算了,还要洗头,这么冷的天,出去了还不把头发冻成冰凌尖子……”

我这才留意到,老人坐的凳子下有个编织袋,里面估计也没几件值钱的废品。只听那老人喃喃道:“娃儿们都出去做活了,过年也没回来,我老婆子家啥也干不动了,出来拾个破烂换俩钱,能买个馍吃都中。”

“是这样啊,你鞋湿了,我这儿还有些小钱,你先拿着,一会儿去买双袜子吧!”那妇女把上衣口袋翻了个遍,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塞到老人手里,又拿起那条大枕巾,试图把老人湿漉漉的头发弄干。我忽然觉得,这原本阴暗的角落纯净而明亮了起来。

“我得给俺老公送饭了,外面冷,你先别出去。”那妇女掂起盛了饭的袋子转身走了几步,顿了一下又把袋子放下,把手伸进裤兜里摸索了一阵子,掏出一张崭新的50元钞票,拉起老人的手:“大娘,这钱你先拿着,买点吃的回家去吧!”

老人颤巍巍地站了起来,嘴里仍喃喃着,直勾勾地盯着中年妇女,眼中忽然闪过一丝亮光。

我赶忙把手伸进口袋里也想拿些钱给她,却发现走得急,兜里只有几块零钱,不过倒是够买碗热汤,至少可以温暖一下老人那冰凉的心吧!

/若有所思/

末路之美

□董雪丹

花朵很小,像没展开的小喇叭,花心紫红色,边缘白色,看起来玲珑、清雅,你能相信它的名字特别不雅吗?

千真万确,与这美丽的花朵形成强烈反差的,是它的名字——鸡屎藤。

也曾有人将其改名为鸡矢藤,但更多时候,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鸡屎藤,或者臭藤。

说起来,这名字委屈了花朵的美,却没有委屈叶子,因为它的叶片揉碎后,闻起来臭臭的,真有鸡屎的味道。

也有人说,揉烂后的叶子只是初闻有一股鸡屎味,但久闻会有一股清香。

说实话,我在闻到香味之前,已匆匆丢弃了叶子。就这样,我和大多数人一样,误解着鸡屎藤。

想来,世间许多人与事,就是这样被误解着的:只看到肤浅的表面,没有深究本质。

突然想起贾宝玉在晴雯被逐出怡红院时说:“不但草木,凡天下之物,皆是有情有理的,也和人一样,得了知己,便极有灵验的。”说这话时,他想起春天阶下的一株海棠无故死了半边,想到海棠的知己晴雯的命运,他怎能不哭?

是啊,草木都有灵性,孔庙前的桧树是孔子的知己,诸葛祠前的柏树是孔明的知己,杨贵妃沉香亭前的牡丹是玉环的知己,它们都穿越时光,默默地诉说着知己的品性和故事……

如果鸡屎藤早先遇到知己,也许会有另外的名字,比如清香藤之类。可是,藤有藤的命运,它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,更无法预知自己的名字,但它不会感叹生不逢时。

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名字,也有自己的花语,鸡屎藤的花语是什么?上网搜了一下,竟是“末路之美”。当然,这也是人赋予它的。这人,是它的知己吗?

末路之美,这几个字让我心里猛然一疼。是啊,身处一个对自己充满误解的世界,还能说些什么?但即便身处“末路”,也要在这一段路途上,充分展现生命之美:即便被全世界误解,还是要开出一朵朵小花,从从容容、安安静静地走下去。其实,世间万物之于浩瀚的宇宙,谁的路程不是这短短的“一段”?

既然生命就是这么有限的一个过程,怎样才能将“有限”最大化?最有意义化?这种问题,草木不会去想。鸡屎藤只是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叶、茎、花、果……全株入药,为误解自己的人类祛风活血、止痛解毒。

世上的事儿就是这么有意思,人们一边嫌弃着鸡屎藤粗鄙的名字、难闻的气味,一边除了将它入药,还把它做成美味:鸡屎藤粿仔,还是海南名吃呢,是一种很好的滋补品。想想,是不是像极了人世间的爱恨纠葛?

/至爱亲情/

跟着孙子混

□唐根祥

这两年,为了带孙子豆豆,我们老两口搬到新区,住到了孩子家里。初到一个新地方,人生地不熟的,每天带着豆豆孤孤单单地在小区里玩耍,我觉得生活既单调又无趣。倒是豆豆打破了这种局面。

豆豆慢慢长大了,我抱着他在小区里转悠时,一见到同龄的宝宝,他就一边啊啊地叫,一边用力挥舞小胳膊,向我表示:他要去找朋友。

为了满足豆豆的需求,我只好放下面子,去逗那些小宝宝。逗人家的孩子,自然要跟人家说话,慢慢地,我就和小区里一群带小孩的老头老婆儿融合在一起了。这种关系不远不近,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姓啥叫啥,大家都以小孩的名字相互称呼,什么花花他奶、俊俊他爷、天天他姥姥,我自然得了个“豆豆他爷”的名字。起初,听到人家叫我“豆豆他爷”,我心里美滋滋的。

去年4月,我和老同事一起在王城公园赏花,大家正忙着合影留念,我忽然听见有人喊“豆豆他爷”。回头一看,是花花的爷爷奶奶,我连忙迎上前,少不了寒暄一番。

接下来,几个老同事开始跟我开玩笑:咋着,带了两年孙子,不光改了名,还偷着把姓也卖了?我一时觉得脸发烧,胡乱解释了几句,他们根本不听,笑个没完。

回家躺在床上休息,我又想起这个事儿,可不是,这两年走在小区里跟人打招呼,人家都叫我“豆豆他爷”,没人知道我姓啥叫啥,混到这么大年纪,连名字都没了,想到这儿,失落感就像被子一样把我整个盖了起来。

一次,两个十多年与我没见过面的老同学从外地回来,特地找我叙旧,进了小区不知道我住哪儿,就给我打电话,可我没接。他们四处找人问,说我的名字,谁听了都摇头说不认识。还是其中一个同学忽然想起我孙子叫豆豆,就试着找到几个带小孩的人,问豆豆家在几号楼,立刻就有人告诉他们了。

那天晚上,我又一次忍不住思索起来,这两年,自己一天到晚只想着孙子,生活在孙子的圈子里,跟着孙子混了一天又一天,把自己忘得一千二净……

不过,转念一想,跟着孙子混多开心啊,要不然,老了老了,每天到墙根晒太阳,不也怪无聊的?带孙子确实辛苦,但见孙子健康快乐地成长,不仅体会了含饴弄孙的乐趣,还结识了一群新朋友,嗨,原来那姓啊名啊,有没有人记得又算得了什么?

